

■人与动物

## 白头翁的新房

■陆金美

我家住三楼,朝阳的窗前,有棵很大的香樟树,枝头离窗台很近,弯腰伸手就能摘取枝叶。那日我出差回来,打开窗户,发现枝头上有个刚筑一半的鸟窝。窝就在树杈之间,是新草新泥巴,这是什么鸟的窝?我好奇地躲在窗后,等这鸟窝的主人。不一会儿,一只白头翁衔着一根很细的小枝干,落在窝上面的树枝上,低头朝窝里瞧瞧,然后跳进去,将嘴里衔的小枝干丢在窝上。“咕嘟——咕嘟——”叫了两声,很快又一只衔着泥巴的白头翁飞来了。

它们是一对,开始为修筑爱巢而奔忙。看它们衔着杂草、枝叶、泥巴,轻快地穿梭在香樟树枝间,我不禁想

■百姓故事

## 拔鱼刺

■陈慈林

当年住单身宿舍时,有个舍友名字里有个颞字,问他为什么要起这怪名字?他说,这是其老爸特意在他名字中带个颞字,意在告诫他今后吃鱼,别让鱼刺颞了喉。

鱼刺颞喉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?直到我自己被鱼刺颞了喉,才有了深刻的认识。那天中午我吃的是鲫鱼,鱼肉虽鲜美,但刺细而多,我吃东西一直都很快,结果一根不粗不细的鱼刺颞在我喉咙间。催吐几次都没吐出来,我就按民间“秘方”自疗:先是喝吃醋,然后吞饭团、咽韭菜,试图把这根鱼刺“压”到胃里去。谁知效果不明显,到吃晚饭时,根本无法把饭菜咽下去,就连吞口水也感觉有异物感,只能勉强喝粥果腹。

怎么办?我拿不定主意,就把窘境发到微信朋友圈。帖子发到朋友圈才5分钟,就接到居住在南太湖之滨湖州好友“随遇而安”发来的微信:“建议你快点去医院处理,否则可能产生极严重的后果……”“随遇而安”姓徐,是我多年老朋友,她退休前曾任湖州市外国语学校校长,平时做事干练、沉稳。她的严肃和急迫语调令我严重不安,我赶紧去离家较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就诊。

医生让我张大嘴巴,说看不到鱼刺踪影;又顺着食道伸入一枚摄像探测仪,只见电视屏幕上,食道与呼吸道相交处,一根长约2.5厘米、弯曲似钩的鱼刺斜插在食道壁上。也许是紧张,也许是条件反射,探测仪触碰到食道壁引起我痉挛恶心,医生忙在我咽喉处喷上麻药,用特制手术钳很快取出鱼刺。因为处置及时,患处没有炎症,因此无须后续治疗,仅花了二三百元手术费。

徐校长获知我已无恙颇感欣慰,随后她用微信发来一件令我惊悚不已的往事:几年前她家先生为一根鱼刺差点送了命。湖州素为鱼米之乡,鱼是餐桌上的主菜,那天她先生喝鱼汤豆腐时不慎吞下一根鱼刺,当时无明显感觉,几天后因胸膈隐隐作痛方去医院就诊。第一家医院拍了CT片,说情况严重,建议去上级医院。当地中心医院拍摄加强CT,发现鱼刺已刺破食管、贴近肺动脉,已严重危及生命,必须立即实施胸腹大手术……为一根鱼刺竟要开膛剖肚,家属心有不甘,就转院至医术比较精湛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。

因病情拖延了一段时间,到上海时情况更加危急,即刻送入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,医生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当晚由胸外科医师谭聚杰博士主刀,虽是微创手术,也做了5个多小时:腹部打了两大洞一小洞,右肋又开了一个小切口。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五天四夜,三周不能喝水进食,只能靠鼻饲营养液和雾化润唇,仅医疗费用就花了3万多元。

惊魂初定的徐校长事后写下一首打油诗记其事并寄语老友:“鱼刺似钩钓,食管竟穿透。签字病危单,两腿直颤抖。一夜手术室,五天ICU。三周靠鼻饲,滴水未润喉。个中苦滋味,零泪缘咽流。幸医擅专术,妙手解虞忧。劝君谨记取,凡事须慢悠。吴语为百坦,智慧赢千秋。衣食起居行,柴米醋盐油。老至宜镇静,健康方自由。”

我也东施效颦,以一首打油诗赠给可能鱼刺颞喉的朋友们:“吃鱼有风险、拔刺需谨慎;土法不可为,大意惹大祸。”

■人物素描

## 摄影师阿高

■余喜华

摄影师阿高,在台州黄岩九峰河畔的绿荫下,开着一间摄影工作室,紧邻东城街道办公旧址。这里绿树成荫,溪水叮咚,鸟鸣声声,环境幽静。

阿高是个转业军人,参加了那场中越边境的自卫战,与战斗英雄黄仲虎、一等功臣杨启良都是同时期的战友。虽没有直接上战场,但在某次非战斗事件中,阿高受了伤,成了残疾军人,领了残疾证。转业后,阿高被安置在国营企业农药厂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,农药厂改制,阿高凭着自学的摄影手艺,自主创业谋生。

阿高的摄影室在这里开了将近三十年,起先开在河对岸,挪到这边后就没再挪过地方,房子是台科院的,一幢独立的三间面二层楼。早先阿高夫妻俩一起经营,夫唱妇随,一度生意红火,聘请的帮手也有两三个。如今岁月变迁,摄影装备日新月异,阿高有点

起了张铤的《白头翁鸟》的诗句:“桧丛丛啾悒新晴,巧好春林百鸟声。羽翼误教推皓首,细听多是少年情。”瞧,白头翁就是这样勤劳可爱,为了哺育下一代,一刻不停地往返劳碌,从黎明到黄昏。

有了新邻居,家人们很是欢喜,常常在窗台上放些它们喜欢吃的食物。周末那天,闲来无事,我端把椅子坐在窗口旁,看这对白头翁在香樟树上笑闹。有只正伸长脖子,用它的小黑嘴对着站在树枝上正用尖而细的小嘴梳理羽毛的同伴“咕嘟咕”。梳理羽毛的同伴好像听了指令似的,忙振翅,晃着小脑袋,翘着翅膀一步一步向它靠拢,叫声停了,接着这对情侣将身子靠在一起了。那么大的一棵树,它俩还挤挤挨挨地不知给谁节省地方。我看着树上这

对白头翁的恩爱劲儿,心生羡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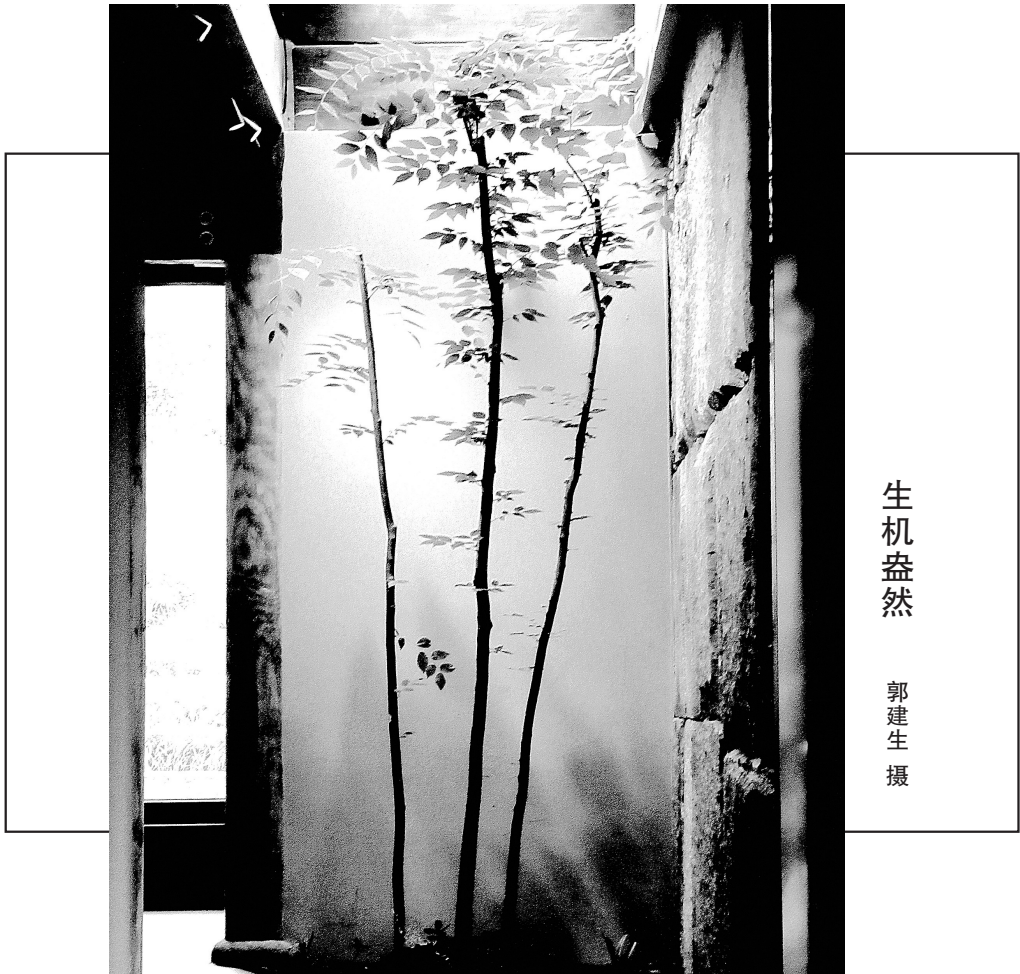
白头翁有灵性,它小小的脑袋里肯定藏着我们不知道的许多智慧。相处二三周,我觉得窗外的邻居很可爱,它们每天起得比我们还早,但从没有在我家的窗前喧闹,打扰我们休息。下雨天,我放把桑葚干在窗台上,透过玻璃窗,看到这对白头翁用圆溜溜的眼睛,感激地、温柔地望向我。迎着它俩温柔的目光,我看见齐白石笔下的白头翁,他画过白头翁和石榴,意为“白头多子”,画过“春之牡丹白头翁”,意为“富贵白头”,均是雅俗共赏的精品。

白头翁的新房建好。这一日清晨,窗外的香樟树上来了好多白头翁,它们开心地在树上鸣叫,声音有板有眼,悠扬动听。我赶快起床,站在窗

前,见邻居站在窝里,树上七八只白头翁,在邻居面前快乐嘻闹着。公冶长懂鸟语,我不懂鸟的语言。可我从它们热闹的程度能猜出它们是为此对同伴举行婚礼的。一只白头翁正跳上枝头,似乎被同伴闹得难为情了,又躲回自己的窝里。

今天是我邻居大喜的日子,心生一念,想给这对新婚邻居送份礼物。我解下一根扎喜糖纸盒的黄丝带,用剪刀把它剪碎,乘新郎新娘送客时,我打开窗户,站在椅子上,伸手把它放在鸟巢里。我想新郎新娘回来后,一定会喜欢这份贺礼,用块做新床上的床单,再用一块做被面子,或许还可以给它们将来的小宝宝做一件漂亮的小衣服。

你好,邻居,愿你们早生一窝大胖小子。



生机盎然

郭建生 摄

■凡人凡事

## 清晨的闹钟铃声

■应红枫

中考前夕,大清早的5点多钟,客厅里突然传来一阵“噼里啪啦”鼓掌声和喊“加油”的声音,然后是“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,上课要迟到……”的一段音乐,让我莫名惊奇。起来查看,发现是从老婆的包里传来的声音,拉开看时,是一只华为手机的屏幕正闪烁着闹钟铃声。

问老婆怎么回事?老婆说是昨天从班级里一个男孩那里收缴上来的手机。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带手机来校,更何况已经是初三毕业班了,而且男孩好几次带手机到学校,警告多次,老婆于是动用了当班主任的威严,将手机收缴了上来。怕放在办公室里不安全,就放在包里带回家里来,没想到这孩子设置的闹钟这么早。

都说初中生的中考比高考更具竞争力,到了初三,各种习题、各种考试,魔鬼训练的程度

不亚于迎接高考。每一个学生都削尖了脑袋睁大了眼睛,在毕业竞争的激流漩涡中拼搏,任何人不能置身局外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,哪门功课都不能落下,落下一科,考试总分排名就会一落千丈。我曾经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里碰到两个中学生,他们在抱怨中考复习作业超级多,每个老师都说回家作业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完成,可是科学一小时、语文一小时、数学一小时、英语一小时……做到半夜都完不成!现在的中学生确实是辛苦的,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,来自升学竞争的学习压力,甚至让成人难以想象。虽然近年来对学生实行“双减”,但是“逆水行舟用力撑,一篙松劲退千寻”,升学的竞争压力摆在那里,谁放松学习就意味着被淘汰,所以每个学生都坚守着激流勇进的信念,铆足了劲冲刺“最后100天”。

在初中生这个年龄段,正是早上睡不够的时候。能够在睡

眼朦胧的大清早用闹钟唤醒自己,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份责任心,也意味着这个孩子对学习有执著努力的上进心。大清早的用闹钟把自己唤醒,还不是为了早起学习、上学不要迟到么?一个初中的孩子有这份责任心,难能可贵!他敢于违反规定把手机带到学校来,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玩,也许为了查阅学习资料,或者为了百度一些单词注解,甚或设置时间为了更好的掌握各科学习的时间。我想,这是一个为了学习不拘于某些条条框框束缚的优秀学生。我的猜测,确实也得到了老婆的印证。

我对老婆说,一个能把闹钟设置得这么早就把自己催醒的孩子,你把手机收缴上来是一种错误,说不定这个孩子今早没有闹钟会睡过头了,你赶紧给他家长打个电话,提醒一下孩子起床时间。回到学校,赶紧把手机还给他。

■耳闻目睹

## 住院部里的“人世间”

■翁建飞

多年以前,我积累的几本见报剪辑本中,有多条“社会新闻”发掘于医院,或者跟医院有关联。所以我纯粹地认为,采写“社会新闻”,上医院是一条“捷径”,只要你肯踏进病房,生离死别、悲喜交加的冷暖故事尽在其间,一抓就是一大把。

而我这次上医院,不像以前那样“蜻蜓点水”式地采访完某一事件或者核实一下某个细节就匆匆告辞。我的父亲因非创伤性脑出血住院,我去做陪护,一做便是两周。此间,我自然也成了病区里上演的“社会新闻”群体中的一员。尽管角色转换,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与你分享住院部里那现实版的“人世间”。

陪护父亲住院的第二天清早,我提着热水瓶来到开水间,一位约莫40岁开外的妇女正用吸水拖把利索地拖地,看见我和其他几位前来打开水的病人家属,她立马嚷嚷开了:“喏喏,你们看看,真没有素质,又有人随手将‘瓶脚水’倒在了地面上,万一病人或家属不小心滑跌了怎么办,又得是医院的责任……”“你批评得对,大家是要注意一下。”我应和了一句。抬眼扫视,见一只供人倾倒茶叶水的水槽就在离电开水器三步之距的角落,可就有个别人贪图方便或视而不见。返回病房途中,我回味着刚才这位工作人员“热辣”而不失正能量的话语,觉得她的性格还真有点像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的曲秀贞,立场坚定、刚正不阿,令人折服。她恰到好处的“发急”,既提醒了病人家属,也维护了医院的秩序。我们的生活空间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,需要有这样耿直不屈的“红管家”。

后来,这位妇女来到父亲所住的病房搞卫生时,我仔细打量了她所穿工作服上的标识和挂牌,方知她姓章,是受第三方公司派遣的一名护工,护士站里的小姐姐们亲切地称她“章阿姨”,叫唤她的频次之高远远超过主管自己的护士长。与章阿姨那种心直口快的泼辣性子相比,47床住院病人寿大妈不听亲人劝阻被汽车“撞”进医院,则缘因一种叫作“蹇”的腠性。有天下午,我走出病房透透气,瞅见一位大妈正在护工的搀扶下,沿着走廊的扶手做腿脚逐步的康复训练,一旁停着一辆轮椅,轮椅的一侧靠着一根拐杖。老人家走累了,回到轮椅上歇息后继续练。我颇觉好奇,便走近询问,得知大妈姓寿,年逾古稀,常常一手拎一只菜篮,另一只手提一杆秤,乘坐公交车10多公里,将自家田间地头种出来的蔬菜瓜果拿到城里兜售。城里私自设摊城管要干预,寿大妈就同他们玩起“躲猫猫”的游戏。闲聊着这些,斗智斗勇的经历,连她自己也不时地笑出声来,察觉不到她有任何的内疚与后怕。

家里人担心她年纪大了上车下车又穿街走巷不安全,三番五次地阻止她进城卖菜,但始终无济于事。有好几次,寿大妈的女儿打听到母亲的落脚地,便悄悄地托人买走母亲篮里剩余的蔬菜,为的是让老人家早点回家。谁料,尝到甜头的寿大妈更是“变本加厉”。而她没估测到的是,祸端正一步步地向她逼近。那天,寿大妈照例进城兜售蔬菜,却不慎被车剐倒,导致肋骨骨折。由于手术后长期住院,落下了腿脚

不灵的后遗症。

寿大妈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劳作,一次次地“冒险”,无疑跟钱有关,但也不完全是为了钱。记得有位作家在给他的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: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,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,这次浪费是否是“美好”的。在寿大妈看来,黑土地能种出庄稼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进城做买卖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蔬菜瓜果能换取钞票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她甘愿为美好而“浪费”生命,而且是全力以赴的那种愿意,那种执着。倘若减去20岁年龄,寿大妈也许会是一位种菜、贩菜的网红商人。

提及卖菜的收获,寿大妈不以为然,还怪自己“低能”,“我们村阿萍他们真叫‘有货’,他们培育菜秧、菜苗卖给城里人,一捆十株,每株卖一元,十株就是十元,生意好时一天收入上千元。”她说,同他们一比,我这点“出货”真算不了什么。听得出,她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不甘,一种出院后“重操旧业”的决然。

她让我想起一位不愿宅家、热爱旅游的大妈的铿锵誓言:我宁愿死在路上,也不愿死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人生旅途,各有各的向往,各有各的活法,即便是上了年纪的大妈。

后几日,父亲的病情有所减轻,“降格”转到了其他病房。第二天傍晚,一位同样患非创伤性脑出血的男性病人,由两名护士及病人的母亲和妹妹一道推进父亲先前住过的病房。病人看上去四十出头,体态魁梧,但意识不清,双手被纱布条捆绑在病床两侧的栏杆上。心电监护、吸氧、输液、插管……危重病人该有的“武装”,他从头到脚全配备上了。

待暂时安顿好病人,护士让病人的妹妹到护士站工作台办理签字手续,妹妹迟疑了一会,又转过身去叫母亲来签。这不经意间举动微妙而复杂,透出亲情之间一种血液于水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
而此时,医院突然停电,唯有几处应急灯依然亮着。站在离护士站工作台不远的我,赶紧点开手机上的手电筒,上前一步替签字的病人母亲送去光亮,并安慰她:“不要急,慢慢来。”老人家戴着口罩,虽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,但双眸满含忧伤,其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想而知。她右手哆嗦着签字,嘴里喃喃低语:“我也难决定,手术到底要不要做,万一变成植物人……”

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,医生与病人家属之间的沟通有了定向——手术治疗。

随后几天,父亲出院了,我当然也离开了这个不宜久留、不断生长“社会新闻”的地方,心里却总是挂念着那位浑身“武装”得令人怜悯又有些恐惧的病人。在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与同一病房的护工通了电话,从他口中得知,病人已转至康复病区,表明手术成功,事随人愿。

生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,救回来的躯体让生命变得格外具象而生动,闪耀着爱的光芒。我想,病人家属该向医者“为可能,尽所能”的辛苦努力而致敬,也该为自己在亲人生死攸关之际所作出的正确抉择而庆幸,母亲庆幸没有放弃儿子,妹妹庆幸没有撒手哥哥。重生,活着;一家人,在一起;多好!

都说医院是一个能阅尽百态的“人世间”,确实,亲眼看见、身临其境则感受尤为深刻。

